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蔡 縱季直參閱

王靖遠忠毅侯奏疏

疏

王 驥

請陝西兵分班赴京疏

陝西班軍

昨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曹敏等奏所屬衛所路當衝要軍士差遣者多見在者少欲盡留兩班赴京操

備官軍五千九百六十人守備。有旨令臣同成國公朱勇計議。臣等以爲陝西去京路遠。官軍半年一更。往復奔馳。不得休息。宜將操備之數。分作三班更代。則一班之人在京。常有二班在衛守備。彼此不失。庶幾兩便。

請選擇衛所官員疏

衛所官員

鎮守山西都督僉事李謙言。欲嚴飭武備。莫若委任得人。則事無不舉。成國公朱勇亦言。比者各都司衛所。俱缺老成能幹之人掌事。多有托故。經年離職。不

思在任，躬親撫卹整齊，軍伍逃亡愈多，虛費供億，臣
詳勇等所言，空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及總
兵鎮守官，從公推選，每都司衛所掌印官各一人，及
選老成能幹佐貳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專一
整飭軍馬，繕修器械，完固城池，比較屯種，稽考勘合，
勿軍之人，若有作弊，卽須究問，軍器缺少，則依洪武
永樂中舊例，有司支給物料成造，凡有調遣軍馬，須
憑各委官員差調，如軍士缺少，器械不精，臨期誤事，
悉治其罪，非有警急重務，不許輒差，仍以選定官員

職名徑自造冊回奏，又天下衛所凡勾軍丁，須憑兵部勘合，在外衛所則于都司填給直隸衛所，皆兵部編與收用，本部俱無稽考，是以差去之人，肆情延緩，軍伍久缺，勘合無銷，空將南北直隸衛所原發去勘合并底簿，令行此法，然文移往還動經歲月也。拘回五軍都督府收掌，各衛應取軍丁，皆赴府出給，嚴限拘銷，每至年終，則所給勘合，差去人名，造冊送部查理比較，庶革舊弊。

計處軍士疏

南京龍虎左豹韜右二衛調到軍士，聞在營口衆月

糧不足養贍致逃匿者多請令襄城伯李隆審勘果
有不能養贍者留正軍當房家口在營仍留一丁協
助生理其餘願還原籍者聽又廣西貴州二都司所
轄衛所軍多逃亡勾軍官旗千五百餘人淹延在外
有至二十年不還者都司亦不循例以戶丁補役致
使部伍久虛調用不足比者貴州奏取廣西操備官
軍有旨候逃故者勾補足用乃許發回謙欲移文總
兵官蕭授山雲嚴督貴州廣西二都司屬衛勾軍官
旗凡所勾軍士務欲完足有沒埋作弊者具實以聞

北虜疏

北虜阿魯台爲瓦剌所破其部落潰散外惧瓦剌內畏官軍不得已內附。皇上棄其舊過大霑仁恩賜以官爵給之土田及屋宇器用鞍馬牛羊等物雖三代聖王綏柔遠夷之道何以加此。臣等竊觀此輩狼子野心強則侵犯邊境弱則垂首乞憐。今其降者皆出敗亡之際困苦無依假名歸順心實不然。若一槩授之以官非惟官爵濫及而亦供億爲艱。請自今以後非率部屬及攜家來歸者俱發遣江南衛所管束。

以聽征調。

京衛勾軍疏

京衛勾軍

在京衛所勾補軍士，多無房屋居住，及被官旗侵害，乞勅行在工部相撥空地，起蓋營房，然亦不能濟目前之急，空差監察御史給事中各一員，督五城兵馬于原分定衛所地方，將新到軍士，暫于軍民等家借比須約束嚴明住，給與月糧，修整營房，仍令原委官員，不時巡視，敢有私役科差者，具奏問罪，仍移文在外都司衛所一體宥恤。

邊務五事疏

一陝西各衛操備官軍，缺馬數多，議將布政司官庫收貯綿布，平價買馬三千一百匹，仍于在京操練馬內，選摘四千匹，送給官軍騎操。其都督蔣貴所領官軍，月久艱難，宐于在京官軍再選二千代回，仍勅南北太僕寺選馬一萬五千匹，給各營調習俟用。一賞罰以示勸懲，宐將甘肅折糧銀六千兩及布絹八千匹，分委各總兵官掌之。凡有功者量其輕重，從公給賞。其臨陣畏縮者，即軍中斬之。一為事官各處立功

安敬三軍股標所以所向有功

請遠軍法最嚴肯為斬

殺賊者限滿復職未嘗責其功效故玩愒歲月惟覲
滿限今議定功次獲三首級者贖其死罪獲二級者
贖其徒流罪俱令復職功倍者原衛掌事無功者死
罪終身徒流滿日雖復職仍于軍前哨備一操備官
軍衣鞋日久損敝貧乏無措請以陝西布政司及行
都司收貯大布人給二疋俾爲禦寒之具一近年荒
歉樽節邊儲軍士月支本色米五斗多係青科糧粗
養贍不給餘折布疋米貴布賤不償所直議支科者
加一斗其折大布者月一疋庶少裨之

平虜方略疏

平虜方略

臣奉勅往甘肅集邊將圖上平虜方略。今會總兵等官鄭銘等議兵貴合而能分。若合兵于一處。則賊來或東或西。我軍疲于奔命。宜分兵四處。各命將臣分領守禦。自莊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界。以屬都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至板井。以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臙脂堡。西至深溝壘。以屬都督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以屬都督

蔣墳俾其各守地方。訓練士卒。賊至則各自拒禦。去
勿窮追。如賊大舉入寇。則五相應援。併力截殺。如此
則內外有備。將士齊心。軍無奔走之勞。民省轉輸之
苦。

邊務疏

邊務

一近令邊衛菜果園。俱依內地納鈔。然甘肅十三衛
所。僻居極邊。寒早暖遲。雖有山桃野杏。俱酸澁不堪
食。又商旅少通。鈔甚難得。請悉蠲之。一近制屯田種
子。令于在城官倉上納。來春復于官倉閔領播種。然

諸屯去城遠者二三百里往返不一遵舊制于各屯設倉收貯及時遣官給散一征哨官軍去家不及一月者空按月給與行糧一甘肅地方在在有鹽官聽官軍取去毋令納鈔一邊徼地方土寒五穀稀少米價甚高西安諸府運至折糧布絹設如民間所取給之則捐軍多矣空如甘肅價給軍。

覆何文淵疏

麓川叛寇

侍王叛舒兵遂失一二川之役雖威震西南

該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奏唐虞之時有苗弗率烈數千皇駭然矣帝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然彼不臣服于大禹，徂征之時而來格于帝德，誕敷之日，此其慕義之心終不可得而泯滅也。今麓川叛寇思任發逞兇造禍，反道效德，廷臣合詞請兵征討，臣竊以爲麓川之在南陲一彈丸之地而已，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免萬餘，以大軍臨之，固往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寬其斧鉞之誅，興我羽旄之舞，命雲南總兵官都督沐昂量調官軍，同僉都御史丁璿于金齒操備，且耕且守，仍令雲南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官一

員躬詣彼處，宜揚聖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同有苗之格心，計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如是而更冥頑弗率，然後命昂等調發官軍，相機勦絕，豈徒王法之所不容，而亦神人之所共怒也。臣等議得文淵所言，與今日事勢似有不同，蓋唐虞之時，去古未遠，其地不過九州，要荒之外，止于羈縻而已。然苗民來格，猶不免有三危之竄。今我國家混一四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思任發自父祖以來，荷國厚恩，授職宣慰，殆今六十餘年，乃敢糾集醜類，屢抗王師，雖蒙貸罪，馳

息彼却怙終稔惡釋此不誅誠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處覘視窺覷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貽患邊境乞于先選定西伯蔣貴都督李安并今選都督劉聚都指揮官聚冉保內命三員爲總兵官及左右副將其副將二員分統南京湖廣貴州四川等處官軍土軍人等教習訓練仍命戶部左侍郎徐晞往來巡督兵行之日與先差僉都御史丁璿協同饋餉然猶先遣彼處通曉夷語頭目人等諭以禍福曉以順逆賊若辜心或詣軍門輸款或遣子姪來貢復還所掠取自

上裁如其不然。會合各處軍馬。屯聚金齒。先期遣人齎勅諭木邦車里八百緬甸大候等處。起集夷兵。或分道或併力。或左右夾攻。或內外相應。刻期並進。直搗賊巢。擒其渠魁。獻俘闕下。誅其黨惡。梟首繫街。以震天威。以靖邊境。庶洩神人之怒。快遠邇之心。此實臣等區區之至願也。

貴州軍糧疏

貴州屯田

貴州官軍月糧皆于四川閔支。相去甚遠。所車不通。各衛差一二人。摠領其糧。動以千數。皆賤糶之。而軍

士不過得鹽一斤半斤而已。况四川之糧。皆百姓肩挑背負積之甚艱。而出之甚賤。以致軍士妻子衣食不給。皆剝殘根度日。而親管官員又不矜恤。剝削萬端。按察司及御史以地方廣闊。巡歷不周。俾被害軍士飲恨吞聲。無可控訴。亦見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所收千粒足給官軍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存虛名。良田爲官豪所占。千粒所收百不及一。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餓。人不聊生。誠爲可慮。乞選堂上官一人及推能幹按察

副使或僉事一員。照陝西例。于行在錦衣衛管事官。選調一員。署貴州都司事。使其提督衛所。鎮撫蠻夷。經理屯田。詢察賢否。庶幾奸弊可革。邊境寧謐。

麓川奏捷疏

麓川奏捷

去年十一月初十日。旣破上江賊寨。由夾蒙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初至騰衝。留左副總兵都督同知李安領軍隄備。臣等由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率精銳八千人。哨至杉木籠山。賊首思任發令陶孟。靠者罕心等。率其衆二萬餘。據高山中立。

碩寨左右山顛，連環爲七營，首尾相應。左叅將官聚右副總兵劉聚分左右翼攀緣山嶺林木而上，攻之不下。臣等遂同內官蕭保由中路進，左右翼亦賈勇夾擊，賊遂潰。殺靠者罕心等，斬首數百餘級。餘賊遁歸巢穴，乘勝進受。賴隴已至馬安山，軍勢大振。于十二月初，直擣賊巢。山岡陡峻，周迴餘三十里，立柵開壑，深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臣令前哨官軍三千人，周視攻取地利。賊伏兵泥溝箐，驅象陣突起，爲我軍所敗。賊復從永毛摩泥寨至馬安山，潛出我

軍後臣等令軍中毋得擅動卽調都指揮方英等率
軍六千突入賊寨賊首衣黃衣居帳中麾衆拒敵我
軍擊敗之斬首數百餘級賊投崖谷自相蹂踐死者
甚衆未幾賊驅象八十餘復來衝陣我軍佯却誘整
墜力戰敗之而原委右叅將冉保勳衛陳儀報云已
從東路會合木邦人馬招徠夷民一十二寨降孟通
賊首刀門顛元江府同知杜凱等亦報率里車大侯
夷兵五萬招降孟連長官司亦保等寨攻破烏木弄
戛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九十餘級餘黨招剛火頭

人等率夷民詣軍門降。撫令復業五千餘戶。差人守把西峽渡。以阻賊奔竄之路。就通本邦信息。俱刻期至麓川策應。臣等於是添造攻具。畫圖分定地方。期以環圍齊攻。且遣人齎榜招諭。賊誓以守。拒而不納。遂令貴攻西中門。臣驥攻西北門。都指揮李信內官吉祥攻西南門。官聚攻南江上二門。蕭保劉聚攻東北門。肖保攻東北出象門。分遣少卿李蕢郎中侯進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風大作。隨風舉火。烟焰漲天。死者不計其數。房舍庫藏皆爲煨燼。

明日獲思任發從者詰之云賊父子三人挈妻孥七人象馬數十從間道渡江往遁孟養等處其餘老稚數萬人俱就溺浮屍蔽江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賊所擄掠騰衝千戶所等衙門印三十二顆隨平其巢穴撫其流散臣等于是月十五日班師臣惟自賊梗化于今有年虐殺酋長吞噬部落罪惡貫盈神人共怒臣等奉命伐叛王師所至無不克捷雖賊首父子窟身草野然夷醜皆其讐敵終就夷滅是皆皇上聖德神武所致實宗社萬萬年之福也

請理軍政疏

軍政

近因清理軍政，查得永樂十九年分調北京官軍，其戶丁寄住南京者幾四萬人，緣其不服屯種操練，又不聽原衛管束，往往遊手閒曠，恣肆爲非，況俱在京生長，習知軍旅之事，若令發遣赴北京操守，實爲有益，乞將一丁至五丁者，全家起發，十丁以上，有置成產業者，五丁起發，五丁存留屯操，二十丁至三十丁者，如例中半起留，丁多不願留者，聽從起遣，庶幾兩京官軍各得其用，屯糧有增，而人無閒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闢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夏之旭元初叅閱

范司訓奏疏

疏

范濟

詣闕上書

明楮幣

一申明楮幣。夫楮幣之法。萌於漢武之皮幣。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財物不足供給。于是造白鹿皮爲

幣或爲龍爲馬爲龜各立直而不紊。凡朝聘之士以薦貢獻之物。以爲廷實之需。國用賴以少舒。至唐憲宗有飛錢之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號曰飛錢。楮幣之所始也。宋張詠守蜀。以錢重不便商賈。作交會法。仁宗時蜀人以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立務。可以利民而息爭競。蜀人便之。乾道中會子始行。凡民間輸納。官吏俸給。並以錢金帛半之。元因之。造元統交鈔。以絲爲本。銀五十兩。易絲鈔一百兩。後又造中統鈔。一貫同交鈔一

兩二貫同白銀一兩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弊更造至元鈔頒行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大率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官民通用務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倒換商賈欲圖輕便以中統鈔五貫赴庫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計官吏俸給內府供用各王歲賜出支若干天下日收稅課若干各銀場窯冶日該課程若干計民間所存貯者萬無百焉以此愈久新舊行之無厭由計慮之得其宜也洎辛卯兵起天下瓜分藩

鎮各據疆土。農事盡廢。而楮幣無所施矣。天命我
國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九夷八蠻。朝貢中國。太
祖皇帝命大臣權天下財物之輕重。造大明通行寶
鈔。以鈔一貫。準銀一兩。民權趨之。華夷諸國。莫不奉
行。迄今五十餘年。其法少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臣
愚切稽聖人之訓。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謀之勳舊。詢之大臣。重造寶鈔。一準
洪武寶鈔若干。務使新者不冗。舊者兼行。取元日所
造之數。而損益之。審國家之用。而經度之。每季印造

幾何。內府供用幾何。給賜幾何。天下稅課日收幾何。

官吏俸給幾何。以此出入之數。每加較量。用之不奢。

取之適宜。俾鈔罕而物廣。鈔重而物輕。則鈔法流通。

也。

永永無弊。又其要在於嚴偽造之條。凡偽造者必坐。

及親隣里甲。又必開倒鈔庫專收昏爛不堪行使之。

鈔。辨其真偽。每貫取工墨五分。隨解各于上司。又或。

一季或一月。在內都察院五府戶部刑部委官。在外。

巡按監察御史三司官府縣官。公同以不堪之鈔燒。

燬。實爲官民兩便。此楮幣首末立法之大略。伏乞。

陛下詳擇焉。其二屯兵要地。夫要地者。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耨。宜令將率兵廣屯。修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胡虜萬一入寇。毋貪其小利。毋利其遠來。必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俟其憊而擊之。必有所獲。矧夫我屋居火食。寇乃草行露宿。所恃者馬耳。彼人馬飢疲。豈能持久。退則追之。追則當防其詐。或更出迭走。以勞我師。此亦用兵之一端也。今邊境將士精銳。訓練守備。俱有其法。胡虜遠

遜不敢南向。臣愚尤慮及此。伏乞陛下更留意焉。其三訓練精銳。夫士卒貴乎壯勇。尤在於訓練。近年以來。多以爲故事。官吏人民。充軍其間。白面書生有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虛費錢糧。遇征差有力者。則用錢買免。貧弱者乃備數而行。軍裝不能措辦。糗糧不能自給。心寒膽怯。而望其赴敵力戰。是以往往自斃。而脫身逃竄。勢又必至。今宜選揀壯勇。日加訓練。增糧賞以優之。不堪訓練者。令守城擊柝。或爲各官之從。庶幾各得其用。強弱不混。伏乞陛下勅

兵部五軍嚴加簡閱其四勾軍擾害臣在軍伍四十餘年謹陳勾軍之弊凡衛所勾軍有差官六七員者百戶所差軍旗或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壯及平日結交官長畏避征差之徒重賄貪饕官吏得往勾軍及至州縣專以威勢虐害里甲既豐其饋饌又需其財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釋之乃詐爲死亡無丁可取是以宿留不回有違限二年三年者有在彼典顧婦女成家者及還則以所得財物賄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朦朧呈繳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

行文 詞の地の方の不及差の軍の旗の底の爲の由

之數欲求軍不缺伍難矣自今事故軍士令各衛造

冊備申都府兵部發勘合勾取令布政司按察司督

責府州縣依發去勾軍冊內鄉貫姓名一一勾取起

解定以到衛限期仍取衛所收管繳報年終朝覲於

實徵內開寫節次取發到某里軍人若干名死亡戶

竹苑止絕戶耳

絕者若干名具奏其官吏姓名并里甲隣人保結文

狀繳申府部以憑稽考庶免差人勾擾之弊其五勸

課農桑夫農桑衣食之本嘗聞神農之教有云雖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由是

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非兵無以守城，非食無以給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勇。兵食二者，有國之先務也。洪武間，每衛七分屯田，三分守城。且耕且守，軍無阻飢。近年調度頗繁，營造日久，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軍仰倉粟，而蕪養馬採草伐薪，燒炭諸役，兵之力疲，農之業廢矣。竊嘗思趙充國之屯先零，鄧艾之屯壽春，魏武之屯許下，倉廩靡不盈溢。唐置府兵，無事則兵寓於農，有事則農歸於伍。行之日久，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今國家輿圖之廣，南極

交廣。北至窮荒。東接朝鮮。西暨戎番。邊城萬里。烽堠無警。伏望 陛下勅戍守之將。令戍卒閒墾曠土。每百人限以幾頃。耕牛田器五穀之種。皆官給之。守將督勵。凡力田勤惰。明立賞罰。以示勸懲。則農業不廢。軍民皆有所贍矣。其六興舉學校。夫學校風化之源。人材之所自出。其要在於明經致用。三代而下。至漢唐宋爲卿爲相。率由是出。若宋之寇準。范仲淹。韓琦輩。以明體適用之學。懷致君澤民之心。出入將相。功在社稷者是也。國朝自洪武之初。開設學校。內有監

外有學教養之法甚備。士之由科第由歲貢而進者。彬彬然列於朝矣。然近時士氣失養。委靡不振。何敢望其致君澤民。以企及前人哉。伏乞 陛下勅郡縣學簡民間俊秀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俾講習經史。俟其有成而後充貢。旣貢國學。朝廷則優待之。厚養之。祭酒司業博士則教之訓之。賢者舉而用之。使其氣不餒。則其志益充。出而爲用者。豈無其人。若宋之諸賢哉。其七息偃兵戈。蓋聞武以止戈爲貴。兵以靖亂爲武。非聖人好用之。乃不得已也。湯伐夏救民。

武王去商除暴。因其不道。民怨天怒而伐之也。豈有私於其間哉。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振乾剛之德。舉一旅之師。逐胡元之昏君。除羣雄之暴虐。大一統之基圖。致文明之盛治。誠繼美乎湯武者也。然治定功成。不恃富彊。不尚功力。不窮兵。不畋游。不巡幸。奢不踰禮。儉而得中。誠帝王之模範。後世之龜鑑也。然安不忘危者。固人君所當謹。以忿用兵者。尤人君所當戒。臣請以漢唐之事言之。漢高帝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帝以復讐。帝以忿耻爲已事。唐太宗

率師禦突厥於便橋。未聞靖勸諫。帝以弗禦。帝以忿憤而決戰。此高帝太宗不以犬羊之觸犯而輕用我中國之將士也。洪武五年。太祖皇帝命將出師。肅清沙漠。以糧餉不繼。旋師。卽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訓兵練將。清野以待。自時厥後。內修政教。外嚴邊戍。廣屯田。興學校。課農桑。罪貪吏。徙頑民。不三五載間。胡曾朶兒只把。獻女不顏帖木兒。乃兒不花。西番三副使。瘦唎子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臣愚伏望 陛下遠監漢唐。近監 太祖。惟以安不

忘危爲戒。毋以征討夷狄爲意。毋以忿怒不平爲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孀。老不獨。盡力於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則將無倖功。士無天關。將見胡虜自服。零物自至。皇祚永隆於萬萬年矣。其八沙汰冗員。夫官者理天之工也。民者國家之本也。爵者君之命也。受君上之爵。治邦國之民。以理天工。豈容置繁冗之員。以朘民之膏血哉。在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制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城

兆民厥後設官愈多。而治效愈不及古。是以官不在多。而在乎得人。國家平定之物。因時損益。以府爲州。州爲縣。何歟。傷大亂之後。土廣民稀也。洪武七年。以糧不及俸。又減并小縣。自此糧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知縣丞簿。民少者止設知縣典史。政教敷行。民安事輯。近年以來。藩憲二司。府州縣官。比之原設。倍而又增。政愈不治。民愈不寧。奸弊日生。欺詐日有。其中官有不能聽斷者。吏有不諳文移者。乃容留繕寫之人。在官旣影射差徭。又撥置事務。詞訟繁多。民受

其害賄賂公行刑獄淹滯此皆官冗吏濫之所致也
伏乞 陛下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吏依洪武中額設
員數冗濫者悉汰之又嚴加考覈公其黜陟務求賢
能以蒞衆職斯足以理天工子天民而天下大治矣
濟故元進士也洪武中以文學舉爲廣西知府坐
累謫戍興州疏上時年八十四矣
上命吏部以爲儒學訓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彭賓燕又參閱

陳文定公澹然全書

序

陳敬宗

贈大司馬王公總督南征奏凱序

麓川

國家統御中夏七十餘年，四海臣妾，萬方職貢，際天

即王將建也 讀 厥字 集殊 小稱 有遠 文 集 奏 疏 別 祭 未 見 示

極地罔不歸心，而蕞爾小寇，麓川思任，發自恃南徼

皇明經世編

附文定公近錄全書

卷之八

一

平露堂
二五九

險遠屯聚蜂蟻之衆，梗化弗庭，乃正統辛酉，皇上命將出師，往往之一時同拜。命者，監軍則太監吉公，總師則定西伯蔣公，左右叅將則都督李公、劉公，給餽糧餉則戶部侍郎徐公，而糾違軍律則僉都御史丁公，茲六君子皆智謀勇畧之士也。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王公，蓄文武將相雄剛之才德，且素著西鄙韓范之功，簡在聖衷，非一日矣。于是復命公總督于其間，俾專賞罰黜陟，以勵懲勸。朝廷倚任六卿大臣，莫此爲重。公遂祇奉上命以行，精選騎卒，堅利

戈甲整齊部伍，虎賁十萬，旌旗蔽江而南，號令嚴明，軍中肅然靡不奮厲，惟恐其或後也。師抵順寧，公命分東南二路以進，復誓之曰：「萬里行師，以征弗庭，茲當襄糧深入，諸將士用命，不用命，死生所係，宜共戮力滅賊，以圖報稱。」且與六君子熟計之，曰：「反寇之所恃者，山之險，木柵之堅耳。山險未可輕，木柵則宜縱火而繼之，以兵此萬全之策也。衆皆然之，自是南路則破大候州，破上路江，破杉木籠，破馬安山，皆如初計。東路則破永帕烏木，又破丙墮，孟雷孟通諸寨，亦

如初計師抵麓川，鼓聲震驚如霆，如雷，騎卒驍勇如
熊如虎，賊自柵中窺之，莫不縮頸吐舌，以爲官軍從
天而下也。急欲從其震懾攻之，公曰：兵貴不驕，無風
未宜縱火，姑少慎之。天道必有陰助之者，言未既，風
起，縱火破之。亦如初計，賊之先後歿于鋒鏑，與其赴
火投江而死者，蓋未可以數萬計也。於是遠近大小
巢穴爲之一空，相望數千里之間，洗滌掃蕩，妖氛廓
清，乃遂班師，振旅奏凱而旋。夫以 聖上威德無遠
弗屆，諸將帥雄才大略，無敵弗克，而又得公駕馭橐

傑以作其氣，則其克成大勳，宜矣哉。易之豫曰：利建侯行師。程子以爲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今觀公于將士，雖有專制予奪之權，然未嘗不與六君子者同心同德，以協和其計謀也。得豫卦行師之利焉。然則永清南徼，俾朝廷無復南顧之憂者，公之功，豈淺淺哉。銘鼎彝而紀竹帛，炳炳然直與古之儒將爭先後先。昔周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李唐裴度平吳元濟，江漢皇武之雅，至今頌稱後世。少司馬李公，謂公之功業，炳炳如此，又安可無述作以

紀其盛，乃屬予言贈之。公名驥，自永樂丙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侍郎，而擢今官。此儒者遭遇之極，蓋不特縉紳之光，寔爲邦家之光也。是爲序。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太學

太學生石大用，文定公孫，馮魁京王，振以體，恭求書公反其禮，恭薊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

年，危不往，見慨時，分，公爲祭酒，十八年不遷云。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唯強力植志務學不少

自衛，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

鬱先生耄昏弗能勝，大用感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脊令，况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難之。且懇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于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

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請留城守闕
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泣涕餞送、立石紀德
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嵇康
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誅、僕謂訖于百年、不可復見、乃
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于百年
不可復、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
大用誠意悃悃能感動 天聽、排釋難困、于時刻之
間、則其賢似有過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
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

爲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實德、弟子之爲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于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導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于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

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爲積善之報、理或然矣、

記

重建武學碑記

武學

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撫有萬方、聿新治化、首建太學于京師、暨設庠校于郡縣、以養天下之賢、爰念文教誕敷、繇乎武功之耆定、中外宣力武臣、雖已報功錫爵、而故官子孫、不可無教養、以養世其祿、于是作室數百區、于定淮橋之南、給祿以養

之名之曰故官營、建孔廟堂齋于虎踞關之北、延儒師以教之、名曰武學甚盛典也、歲久學舍傾圮、講肄弗勤、乃正統辛酉、朝廷命駙馬都尉趙公暉徹而

朝特命駙馬修建亦是創

興新之、飭五材、訓百工、則有若少司空括蒼吳公、董率役夫、勸懲策勵、則有若指揮戚貴、千戶嚴武、經畫布置、總督程度、則惟出于駙馬公之心計也、於是有轟其薨、有覺其楹、而如翬斯飛矣、約之閣閣、築之橐橐、而周墉聿崇矣、先聖有神栖之殿、師生有講肄之堂、有游息之齋、以及廊廡、次舍、罔不悉備、深廣高亢、

翰與爲之一新。猗歟盛哉。惟昔文武一道也。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書曰。侯以明之。詩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于學。皆是矣。至唐開元以後。別設武學。置武成廟。而文武之教始異。宋皆仍之。設教授武博武諭。誘誨學者。其法則兼試策論弓馬。以弓馬定去留。而以策論定高下。此特當時訓武之方。非如今日兼寓報功之恩也。念夫東征西伐之際。諸將官衝冒矢石。出入死生。以成大功。固已賞延于世。而其子孫幼而寡識。使不教之以詩書六藝。俾知

君臣父子忠孝大節。不教之以武。經兵法。俾知智謀。勇略。神機。妙筭之方。雖其力足以挽強。引重。越騎。運梁。不過一卒之麤材耳。曩父祖之勲業。則有忝焉。今乃使之博通文武才能。以俟異日。朝廷之顯用。得人之盛。有非唐宋之可擬倫者。雖然。不難爲弟子。而難爲于其師。文武之學。非十倍于弟子者。不足以當之。有是師而弟子無成功。吾亦未之聞也。趙公必有以處之矣。旣落成。趙公屬予言記之。于是乎書。

寧波府重修茅洲關記

寧波府關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砧，不知創
始何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制置使吳潛再置
閘于邑之西嶼鄉，緣築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停蓄
易洩，歲屢弗穰。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等以是閘
之病，白于部使者，遷之于南五十步而近。國朝洪
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遷于北，土石弗堅，隨修隨
崩，有悞灌溉甚久。今耆老白于郡太守陸公，謀欲遷
築之。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于
大江，而西流轉繞文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版，夾

田官庄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開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可溉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博。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少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閉閘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滔滔而流。閘北之水未及。而閘南之潮已退。有悞灌溉益多矣。太守公聞其言而嘆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已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于寶祐之舊址焉。於是募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閘。每閘高

一丈闊若干，聯一石梁于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
閘各下木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啓板以納
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三時皆得灌
溉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
之心也，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夫養民之政，莫急于五穀，五穀之資，莫急于水利。
蓄水利之本，尤莫急于閘壩。閘壩堅則水不洩，水不
洩則灌溉足，灌溉足則五穀秀而實。穎而粟，雖有饑
石流金，焚林焦土之亢陽，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

守公所以汲汲于是開之遷築者，惡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急務焉。若漢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鉅盧渠，溉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復脩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修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溱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穰之

利者、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豈弟、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于凡脩廢舉墜之中、而尤惓惓于水利之是惡者、重民命也、茅洲之遷、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嗟夫、太守公、其賢于人也、遠矣哉、是役之費、募石工夫、工摠若干、經始于天順戊寅、成于次年、月、日、費不科于民、工不出于官、成大功于聲色不動之中、誠可謂難也矣、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武學夫子碑

聖朝設太學以崇文、設武學以訓武、文以致太平、武以戡禍亂、文武兼資、長久之術也。夫以二帝三王之聖、文德足以熙洽矣、而猶不免于三苗葛伯、崇密牧野之師、非好用于戈也、勢有不得已耳。此武事所以不可不講也。稽諸唐開元之世、嘗置師尚父廟、配之以留侯張良、哲之以古名將十人、祭之以春秋二仲上戊、牲樂皆視文宣王。貞元初、尊太公爲武成王、列古今名將六十人、圖其像而配享焉。宋慶曆至紹興、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設教授武博武論博士學諭。

等官、選文武知兵者任之、而教學者以兵書弓馬武藝不一之事、當時程子嘗判武學、朱子亦嘗爲武學博士、可謂重矣。國家偃武修文八十餘年、而武生恒寓教於應天郡庠、師不專其訓、弟子不專其業、廢弛多矣、乃正統壬戌、監察御史彭勗以爲言、朝廷命別設武學、得吉地于南京敦化坊、選除教授訓導、以專教京衛武官之子、習讀兵書、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可訓者、講釋之、冀其有成也、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李公賢、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徐公

琦疏請復創先師孔子廟于是學之東奉安聖賢牌
位于殿于廡一遵太學之制遂穆軒敞金碧焜燿凡
遇朔望師生謁拜于階墀之下肅雍瞻仰莫不悚然
而起敬猗歟盛矣起事于正統戊辰十月訖工于景
泰庚午七月首倡是議者則李徐二公費之襄之則
工部尚書周公忱都察院右撫都御史張公純都督
僉事趙公倫也百工告成乃相與請予言爲記惟孔
子之道廣大配天地昭明侔日星前乎百王之既往
其德因之而益顯後乎百王之方來其治資之以爲

法正三綱而叙五常，尊中夏而賤夷狄，禮樂征伐，文武弛張，莫不繇孔子而後定。誠所謂萬世所永賴者也。或曰：前代尊武成王，俾廟享于武學之中，今而易以孔子，竊恐名之弗稱也。嗟乎！是何足以知孔子哉！孔子用兵之法，乃帝王仁義之師也。其言具載六經。若易之師卦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小人勿用。書之牧誓曰：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詩之皇矣，則曰：是致是附，是肆是絕，得弛張之道焉。春秋夾谷之會，齊師鼓譟而起，孔子折之以禮。

而齊侯知愧。禮之王制。天子出師。受成于學。執有罪
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皆王者仁義之師。宏綱大紀
之要。孔子錄之以垂憲于萬世者。如此。兵書云乎哉。
使司教者。先曉之以六經行師之正。而又諭之以七
書料敵制勝之奇。講釋習熟。無非文武之道。異日出
爲朝廷之用。盪滌邊陲。策勳立業。將不在于古名
將之下。斯上不負建學立師之盛典。下不負諸名公
作興勸勵之盛心。庶其可無愧矣。諸生勉乎哉。是爲
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